

訪寧夏考古研究所專家侯富任(下)

小山崗掘出國寶 首現「墓門上的胡旋舞」

考古，是一個神聖又嚴謹的工作，研究過去，正視現在，走向未來。很多歷史都是文獻研究，而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研究更多依靠考古，考古工作者通過層層深挖的探索一個個神秘的墓葬，才能講出一個個先民的故事。

日前，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了寧夏考古研究所，見到了從事考古工作多年的專家侯富任，他與記者分享在寧夏鹽池縣的考古工作故事，揭示出國寶背後考古工作的樣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侯富任向記者講解古動物化石

古村發現唐朝古墓群

寧夏鹽池縣地處自治區東北部，與陝西北部接壤，是典型的黃土高原地形。在縣城西北30多公里的崇山峻嶺中，有一條被當地村民稱為「響子梁」的小山崗。據山下硝池子村的村民介紹說，因為山上有古代遺留下來的響子(yin zi)，所以當地百姓就將這道山梁稱作了「響子梁」。

侯富任介紹說，在古代時，老百姓為了躲避土匪、戰亂，往往會挖掘地窖、地道來進行藏身，這些地下空間統稱為響子。關於響子的起源，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響子起初名為響室，是專門關押囚犯的地方，到了唐朝時期，才開始稱響室、響子。他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為了響應國家「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大政方針，硝池子村決定開挖一條防空洞，以備戰時全村人躲藏用。為了盡快完工並且不耽誤農務，村裡的老人想起了祖輩留下來的傳言：響子梁上有古代的「響子」，提出利用古代的響子，稍加清理和擴大正好可以做防空洞，這樣不僅省時省力，還能確保完成任務，這個提議得到了全村人的認可。

他繼續介紹，經過搜尋，村民找到了古代留下的響子，清理完堵在洞口的沙石之後，幾名年輕人打頭陣進入查看情況。結果剛剛鑽進去就跑了出來，說在裡面見到了「死人」。村長再三詢問幾名年輕人，才得知裡面並沒有「死人」，他們看見的是一具白骨。弄清了情況之後，村民們都鑽進了響子，才發現裡面是一個石屋，在角落裡還有一個洞連着另一個石屋。結果在這個石屋裡，村民發現



■侍女圖 李賢墓出土(公元569年)

了棺木、骨骸之類的東西。這時他們才反應過來，古老相傳的響子原來是一座古代墓葬，於是立刻上報了文物部門。

墓門上的胡旋舞

據侯氏回憶，當地考古隊趕到之後，在響子梁共發掘出6座依山開鑿的平底墓道石室，考古隊清理出一塊墓誌銘，上面清晰的寫着「大周……都尉何府君墓誌銘並序」。墓誌內文記載，墓主人死於唐武周久視元年(700年)，因此考古人員斷定這是一處唐朝古墓群。「古墓雖然多次被盜，但仍出土了30多件珍貴的文物，其中最珍貴的就是兩件玻璃球，被國家文物鑒定專家組確定為國寶級文物同時還出土了一對石門，上面雕刻了一種失傳已久的舞蹈——胡旋舞，將胡旋舞刻在墓門上，這在全國尚屬首次發現。」

據《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料記載，唐玄宗在位期間，唐朝的國力發展到鼎



■石門上雕刻的舞蹈——胡旋舞，全國尚屬首次發現



■寧夏掘出土的鎮墓獸

盛，唐玄宗因此也變得安逸享樂起來，他開始沉迷於楊貴妃等人的美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侯氏講解，當時宮中最流行的兩種舞蹈就是《霓裳羽衣曲》和《胡旋舞》。「胡人安祿山來到長安朝覲，聽聞皇上和貴妃都喜愛胡旋舞，就請名師指導，苦練五年終成一代胡旋舞大師。在一次拜見楊貴妃的時候，安祿山向她展示了自己精湛的胡旋舞，楊貴妃對於這個胖子如此精於舞蹈而感到詫異，最後收他做了乾兒子，從此安祿山開始平步青雲。怪不得歷史專家見了這塊雕刻有胡旋舞的石門之後感歎：安祿山就是靠它討好楊貴妃，恰好大唐盛世就毀在了安祿山的手上。」

考古研究任重而道遠

侯氏感嘆，「兩段聽起有些傳奇的故事，卻在我們考古工作中時常碰到，考

古學這個名稱在中國歷史久遠，考古學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它逐漸地融入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等的許多學科，甚至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領域，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學科，對於考古學的研究是密不可分。」

他指出，中國的考古工作，既需要目前的高科技，也需要普通百姓的關注與支持，考古學的未來發展，他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不斷地更新，不斷地吸入新鮮的血液，才有機會揭開這些謎團。未來的考古探索會揭開更多被歷史掩蓋的面紗，將許多古老之謎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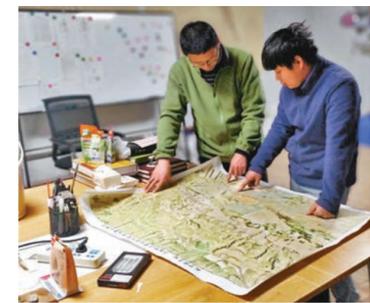
侯富任(左)向記者介紹田野考古分佈圖。



■寧夏出土儀仗俑 國家一級文物



■玻璃球，被國家文物鑒定專家組定為國寶級文物



■侯富任(左)向記者介紹田野考古分佈圖



■考古人員精心清理李賢墓

萬象靈犀 成都獲贈張大千畫作600餘件 大千巴西故居八德園將再現

新華社電 張大千是享譽世界的中國畫大師，但鮮為人知的是，張大千還留了一幅「立體畫」在萬里之外的巴西。近日，與張大千一起在巴西生活過4年的孫凱向記者講述了這段塵封多年的往事。

孫凱是追隨張大千47年的愛徒孫雲生之子。據孫凱介紹，1953年，張大千從美國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附近的牟吉鎮看到一塊平坦的荒地，從半山遠眺，雨過天晴，草木清暉，讓他彷彿一瞬間回到了故鄉成都。於是張大千購荒地、建園林，題名「八德園」，並根據葡萄牙語發音把八德園所在的牟吉鎮譯名為「摩詰鎮」，以致敬中國唐代詩人、文人造園家王維(字摩詰)。

「八德園是太老師豐富內心世界的投射，是他的藝術作品，他的理想家，他心中的『立體畫』。」孫凱說。張大千一家及弟子共十幾口人在八德園裡生活了17餘年，由於摩詰鎮與成都有相似的氣候，緩解了大千的思鄉之苦，也為他提供了良好的藝術創作環境，在這裡他創作出《長江萬里圖》《黃山圖》《思鄉圖》等傳世珍品。

據孫凱介紹，八德園中的一草一木，湖水奇



■在八德園內的張大千



■捐贈大千《二人二馬圖》



■捐贈畫作《擬唐人門簾圖》



■捐贈600餘件張大千畫作給成都市政府

石，張大千都親自設計，並從中國古詩詞中找出典故雅號給每一處景觀命名。園中不僅有翠竹蒼松、四季花開、庭院錯落，還有天鵝、孔雀、靈猿等珍禽異獸，是一個迷人的人間勝境。孫凱告訴記者，張大千曾說過：「八德園就是我的大畫布，所有的樹木和花草全是我的素材，我用我的自然畫材擺在我的畫布上，實際是我在用功。」

遺憾的是，1970年，聽聞巴西政府將在八德園附近築壩建造水庫，張大千只好離開赴美國

定居。水庫建好後，八德園沉入水底。令人欣慰的是，這個已經沉入水底的中國園林，將在張大千的故鄉成都「復原」。

孫凱告訴記者，出於愛國情懷、民族大義、個人感情和特殊的傳承使命，也為完成張大千落葉歸根的夙願，他已將自己從父親處繼承的600餘件張大千畫作及物品，捐贈給成都市政府，雙方將共同籌建成都張大千藝術博物館。博物館將以「八德園」為意象藍本，將博物館、美術館、園林藝術館三館合一，形成「館園一體」的專題藝術博物館。博物館位於成都市高新南區環城生態區(錦城綠道)內，總用地面積約104畝，目前建設已經啟動，預計兩年後將全面建成並對公眾開放。

優勢互補 故宮攜手北大、敦煌研究院



■戰略合作協議簽署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韶紅、楊嘉暉) 據敦煌研究院消息，日前，敦煌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北京大學在故宮博物院建福宮花園敬勝齋召開戰略合作座談會並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三方將本着「立足長遠，優勢互補，務求實效」的原則，圍繞深入開展文物保護與研究、人才培養等工作啟動戰略合作。

根據協議內容，敦煌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將充分依託資源優勢和現有研究基礎，北京大學將充分發揮歷史學系、考古文博學院、藝術學院等院系學科優勢，

集合各方優勢資源，建立多學科、跨學科協同研究機制，充分發掘現有及潛在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同時，北京大學還將充分發揮在雲計算、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優勢和科技創新潛力，在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弘揚等多方面引入前沿技術，提升文物工作的科技水平。

此外，三方還將共同致力於推動中國加快建成文物科技創新體系，在基礎研究、重大關鍵技術、國產主要裝備、標準體系建設等方面取得突破；鼓勵並支持專家學者共同申報國家級、省部級科研項目，參與重大課題攻關；共同策劃、組織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物和藝術展覽，共同推動敦煌文化研究、故宮文化研究服務共建「一帶一路」，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增進民心相通。